



PS-BOOKS

史学经典文库

史·学·经·典·文·库

· 世界史纲 ·

The Outline of History

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英] H·G·韦尔斯 / 著

曼叶平 李敏 / 译

(下卷)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世界史纲

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The Outline of History

[英] H·G·韦尔斯 / 著

曼叶平 李敏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基督教的形成和发展及西罗马帝国的衰亡

1 基督教时代的犹太

现在是基督教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时候了，它重新激发出人类对于一个大一统世界的向往。在了解基督教的性质之前，我们应该先上溯几个世纪，了解一下它的发源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情况。在前面，我们已介绍过这样一些主要历史事实：犹太民族及其传统的来源；流散到各国的犹太人的生活状况；犹太民族所特有的分散性；独一无二的公正的上帝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这个上帝主宰大地并给予犹太人保护和荣誉的特殊承诺。犹太人的这个观念自它形成之时起，就一直是神学的宽容与强烈的民族精神的奇异结合。犹太人期待一个救世主，一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要通过恢复大卫和所罗门的无上荣光来拯救人类，并最终把全世置于犹太人仁爱而坚定的脚下。随着闪米特各族自治的衰亡，迦太基在提尔之后的沦陷，以及西班牙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这种梦想迅速膨胀了起来。毫无疑问，在西班牙、北非和地中海地区的腓尼基人，所说的确是一种类似希伯来语的语言，而且丧失了他们的政治权利，成了犹太教新的皈依者。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异族人改变自己原来的信仰而皈依犹太教的现象是和犹太人严格的排斥外族现象交替出现的。犹太人曾经强迫所征服的伊杜米亚人全部改信犹太教。^① 在穆罕默德时代，一些阿拉伯部落就信仰犹太教；到了9世纪，生活在南俄罗斯的突厥人大多是犹太教徒。犹太教的确是许多各不相干的民族——主要是闪米特人——的政治思想。犹太教徒善于理财和经商的传统应归功于巴比伦的腓尼基人及阿拉米人归附。这些合并和同化使得罗马帝国的几乎每个城镇，以及帝国以外的遥远的东方各地的犹太教徒的居住区都通过经商而兴盛了起来；而且，各地的犹太教徒还通过圣经，通过同一种宗教和教育的组织保持了相互间的密切联系。所以犹太民族的主要部分向来就不在犹太国本土，也向来不是来自于犹太国本土。

^① 约瑟夫斯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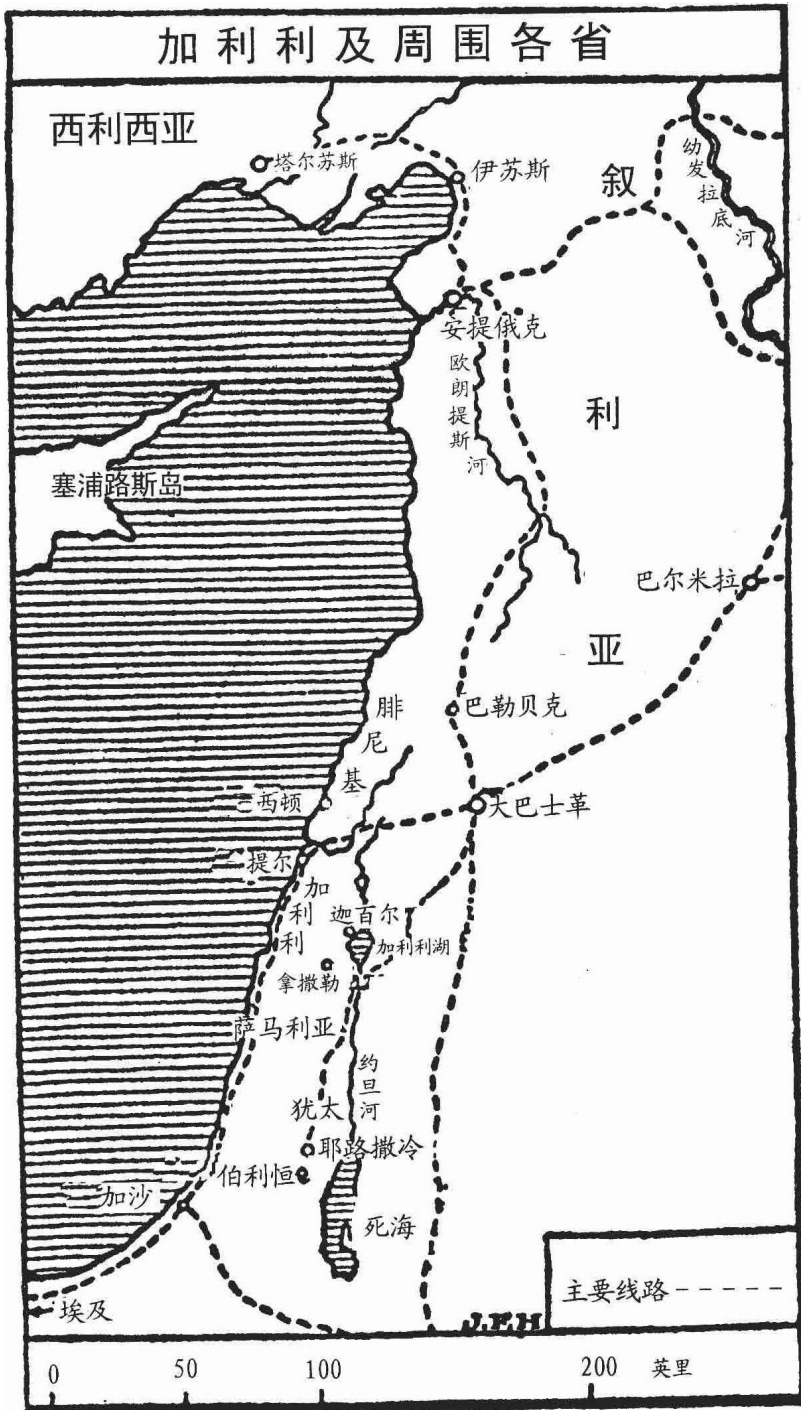
很明显,犹太化了的各地区之间的这种相互来往大大有利于追求财富和政治权利。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来往寻找财源,也可以随时迁移。同分布更广泛的希腊人相比,他们的人数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但他们却具有一种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的民族传统。希腊人是排斥希腊人的,犹太人却支持和帮助犹太人。犹太人每到一处,都能找到和自己具有同种思想和传统的人。他能得到包括住处、食物、贷款和法律在内的各方面帮助。也正是由于这种团结一致,各地的统治者都将这个民族视为异己力量,视为征收苛捐杂税的对象和种种麻烦的根源。当希腊文化成为普照人类的灿烂光芒时,犹太人仍作为一个民族而继续存在。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叙述住在犹太本土的犹太民族的历史。那些犹太人曾再次陷入了昔日的危险境地,再一次成为在繁华的闹市街头苦苦寻求宁静的人。先前他们北靠叙利亚、亚述,南临埃及,被夹在南北对峙势力中间;到了这时,他们则夹在北边的塞琉古王朝和南边的托勒密王朝之间,塞琉古王朝灭亡后,罗马势力就取代了它。犹太国的独立总是受制于人,而且从来都是不稳定的。读者可以读一读狂热的爱国作家弗瑞韦厄斯·约瑟夫斯的冗长乏味的《古代记》和《犹太人战争记》,以了解犹太统治者的交替、大祭司式的君王,以及马卡比王朝和希罗德王朝等等。这些统治者大都具有东方式的奸诈狡猾和背弃信义,而且双手都沾满了鲜血。耶路撒冷被外族占领了三次,那里的庙宇被毁坏了两次。靠着散居各国的有权势的犹太人,这个小国才免于被完全毁灭,直到公元70年,当韦斯帕西安皇帝的养子和继承者——梯特在位时,经过像对提尔和迦太基那样的围困和攻击,最终才夺取了耶路撒冷,将该城和庙宇夷为平地。梯特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灭掉犹太民族,但正因为触及其这个敏感的要害,反而使犹太民族更坚强了。

从结束了在巴比伦被囚禁的日子回国,到耶路撒冷被毁灭,其间经历了整整5个世纪的战争和国内骚乱,在这5个世纪中,犹太人的固有特征被顽强地保留了下来。他们仍然笃信一神教,除了一位真正的上帝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别的神。在罗马,如在耶路撒冷一样,他们坚定地反对信奉任何神皇。他们尽最大的努力遵守上帝的誓约,没有偶像可以获准进入耶路撒冷,就连罗马的鹰旗也只能留在城外。

在这500年间,有两条不同的思想主线贯穿于犹太的事务中。大概可以这么说,那些身处高位却心胸狭隘的犹太人,法利赛人为右翼,他们特别正统,对法律上的任何细节都不肯变通,极端爱国和排外。因为犹太人在安息日不允许工作,因此他们不去守卫耶路撒冷,使该城一度被塞琉古朝君主安提俄库斯四世占领;庞培大将所以能够攻占耶路撒冷,也是由于犹太人没有在安息日去摧毁他的战车。

与这些犹太人相反的是那些心胸开阔的左翼犹太人,他们是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灵魂不死。这些犹太人在





很大程度上倾向于与邻近的希腊人和希腊化了的民族混居和同化。他们随时都乐意接纳异族归附者，主张与全人类一起供奉上帝，共享上帝的恩泽。但他们因慷慨而得来的东西，也因其正直而失去了。他们是犹太国的下层民众。我们已经介绍了埃及希腊化了的犹太人是怎样放弃了他们希伯来语，而必须把圣经翻译成希腊语的。

罗马的提比利乌斯皇帝在位时，一位伟大导师在犹太国诞生了，他要把对上帝的合理性和惟一性的认识，以及人对上帝应尽的道德义务（这是正统犹太教力量之源），从混杂在犹太人灵魂中的贪婪、狭隘和排外中解放出来。这个伟大导师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与其说他是基督教的创立者，毋宁说他就是基督教的播种者。

2 拿撒勒人耶稣的教导

这部书的读者一定有很大一部分是基督教徒，或许有一些犹太读者；基督徒认为拿撒勒人耶稣完全胜过人间的导师，他在人间的出现不是历史上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而是一件超越自然的事，是为了改变人类以前的生活，使人类统一于我们在前面所介绍的那种共同意志和共同观念之下。今天，这种观念在欧美占据优势，但并不是所有人的或者人类大多数的共同观念，我们在撰写这部史纲时要尽量避开可能引发争论的事。我们力求印度教徒、穆斯林、佛教徒都能阅读本书，就像美国人和西欧人都能阅读一样。所以，我们将只叙述明显的事实，不作任何评议或否定，尽量避免先前那些有倾向性的神学解释。

我们将介绍的是人们都相信的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将把他描绘成他真正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就像画家把他画成的那个样子。我们将把证实他的行动和教义的记载看作平常人类的记载。我们一定不会使我们的叙述带更多的神秘色彩，当然也不会刻意去淡化它。对佛陀的介绍，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在我们介绍穆罕默德时也会这么做。请记住，我们要描绘出一个历史的耶稣，而不是一个神学的耶稣，因为我们关心的是他对于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影响，而不是他在精神上和神学上的重大意义。

本书所采用的与耶稣本人相关的材料，差不多都全取自四福音，这四本书在他死后的几十年内一定就已存在了。还有一些来源于早期基督教布道者的书信（使徒书）中所提到的耶稣的生平事迹。很多人认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三本福音书出自一些更早的文字记载；《约翰福音》则具有更多的神学特征，带有浓厚的希腊式神学色彩。批评家们倾向于认定《马可福音》是耶稣人格和真实话语的忠实的记录。这四本福音书都使我们看到了一幅很鲜明的人物图象；它们具备像佛陀的早年记录一样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尽管书中也有一些荒诞不稽、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但人们仍不得不说：“确实有过这么个人，这些故事不可能是虚构的。”

正如佛陀乔达摩的人格被后来佛教的金碧辉煌的僵化偶像扭曲而模糊了那样,耶稣的清瘦形象和倔强的人格在近代基督教艺术中也受到不正当崇拜的虚假性和沿袭性的很大损害。耶稣是个不名一文的教导者,他风尘仆仆,走遍烈日烘烤下的犹太国土,靠布施填饱肚皮;然而,在各种基督教艺术作品中,他总是被描绘成衣饰整洁、不沾纤尘、傲然挺立、神态安祥,好似在空中飘过一样。单就这点来说,就会令许多不能把史实同愚蠢的崇拜所矫饰和杜撰的故事区别开来的人们认为耶稣是不真实的,不可信的。

也许四福音书中最早的部分同样免不了牵强附会的成份。耶稣出生时所出现的奇迹般的情形,大星指引东方三博士到他降生的马槽来礼拜,这些预兆所引发的希罗德王对伯利恒地区的男婴的杀戮,以及逃向埃及等,多数权威史学家都视之为附会之说。这些都是与耶稣的教导没有多大关系的事件,但它们却大大削弱了在我们将这些矫饰去除时耶稣教导所具有的力量和威望。《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两书所讲的相互矛盾的世系也是如此,书中力图证明他的父亲约瑟是大卫王的嫡系后裔。似乎只有这样被光荣环绕的祖先,才配得上耶稣的伟大成就。这些世系的混乱是非常离谱和没有道理的,因为按照传说,耶稣根本不是约瑟的儿子,而是因奇迹而孕育的。

假如我们将那些有疑问的记录完全剔除,那么留下的就只是一个极具个性的画像,他非常真诚,充满热忱,也会怒形于色,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教导人们认识了一种新的、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即上帝是天下人的慈父和天国的即将降临。用通常的话来说,他显然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个性魅力的人,有许多人追随他,这使他们心中充满了仁爱和勇气。弱者一见了他就会振作起来,病人一见了他就被治愈。但是,他的体质也许是瘦弱的,因为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很快就死去了。据民间传说,当他被迫依照当时的习俗背负着十字架走到刑场时,就晕过去了。他最初作为一位导师出场时就已将近 30 岁了,他走遍全国宣传他的教义,这一过程经历了三年之久,后来他来到耶路撒冷,被指控企图在犹太建立一个异端王国,并且因此而受了审判,与两个盗贼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两个盗贼还在痛苦呻吟的时候,他的痛苦就结束了。

事实上,今天的基督教教义中的那一部分神学内容,只能在四福音书中找到极少的支持。读者自己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布道者们以为得到拯救所必备的那些教义,在这些书中都没有统一的和有利的定论。这些教义所依据的福音书通常是隐晦和不直接的,这就需要加以探讨和辨析。除去有争议的几段,很难找到耶稣亲口对门徒解说的赎罪教义或关于任何献祭或圣礼的话。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后来整个基督教世界被三位一体的争论弄得七零八落,成了一盘散沙。并没有确凿的事实能证明耶稣的使徒们认可这种教义。他既没有把自己称作“基督”,也没有认为自己具有神性的想法,人们普遍认为,假如他认为这是很重要事情,他就一定会这样做。最让人惊讶的是这样的声明(《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节),“耶稣当即吩咐门



徒，不要对人说他是基督”！如果我们假设他认定这件事是得救所必须的，那么他这么做就很难令人理解了。

另外，由遵守犹太人的安息日变成遵守太阳神教的日曜日，是许多基督教崇拜的一个重要的特性；但是，耶稣故意打破安息日，说那是为人而设置的，而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置的。关于借推崇天后埃西斯以促成对他的母亲玛利亚的崇拜，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许多最能表现基督教特性的礼仪和习惯，他都不予理睬。持怀疑态度的作家们已经大胆否认耶稣是基督徒。为了弄清楚他的教导中这些非同寻常的缺口，每个读者必须从他自己的宗教实践中去寻求解释。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些漏洞，因为正是它们导致了許多难题和争吵，同时，我们也一定不要使它们有意无意地被夸大。

需要注意的是，耶稣教导中所称的天国在很多基督教会的礼仪和教义中都是没有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

天国的概念是耶稣最重要的教导，在基督徒信条中，它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教义确实是最能激励和改造人类思想的最先进的教理之一。假如当时的世界没有领会它的全部意义，至少，可以理解到这是对人类已有的习俗和制度的挑战，即使只理解到这一点，也足以令整个世界惊恐万分，畏缩不前了。假如犹疑不决的皈依者和信徒很快又回复到以前那种熟悉的思想中去，依旧供奉庙宇和祭坛，或祭祀那些凶神恶煞，遵循赎罪的礼仪，或对僧侣表达敬意，向术士祈求福祉——甚至回复到远古的生活习俗中去，去报仇、谋利、竞争和自夸，那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耶稣所宣讲的天国教义，似乎完全是一种大胆地追求完全改变并净化奋斗中的人类的生活，一种从内到外的彻底净化，不许有半点通融和妥协。读者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从四福音书中寻找一切保留在其中的这类教导。在这里我们只谈在这种教导的影响下，那些早就产生了的思想的冲动。

犹太人认为，在所有神中只有上帝是正义之神，但他们也认为他是一个教人们做生意的神，上帝曾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签订过协议，这对他们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协议，这使他们取得了世界第一的地位。所以他们一听到耶稣将上帝给他们的珍贵承诺一扫而光就感到懊恼和气愤。耶稣认为上帝不是做生意的，在天国里，既没有选民，也没有恩宠者。上帝是全人类的慈父，如同阳光普照大地，不可能偏施宠幸。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无论是罪人还是上帝所宠爱的儿女——圣父都一视同仁。在比较温和的撒玛利亚人看来，耶稣无视人们都服从的自然趋势就是对本民族的看重和称颂，就是对异族和异教的轻视。在工人看来，他是在指责犹太人有一种应由上帝先付给工钱的固执观点。耶稣教导说，凡是上帝允许进入天国的人，上帝都一视同仁，没有差别，因为他的爱是不分高低贵贱的。此外，他还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像懒仆人埋银的比喻所说明的一样，像寡妇的一文钱捐赠所坚持的一样。天国不存在特权，不打折扣，也不会理会任何借口。

引起耶稣义愤的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强烈的对部落的偏狭的热爱，还有犹太人对家族的极端忠诚，耶稣要在对上帝的爱中扫除一切狭隘的家族之爱。整个天国应当是他的门徒的共同的家。“耶稣在与众人说话的时候，他的母亲兄弟站在外边，准备同他说话。有人对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兄弟站在外边，等着同你说话。他却对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就用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凡是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①。

耶稣不仅用上帝是全世界的父亲和人类都是兄弟的名义来对抗和削弱对部落的热爱和对家族的效忠，而且他的教义明显地指责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中的一切等级，一切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所有的人都属于天国，他们的所有财富都属于天国；全人类惟一的正义生活，就是尽自己的所有，尽自己的才能来遵奉上帝的旨意。他多次指责私有财产，反对保留任何私人生活。

“耶稣正在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追上来，跪在他面前问他，善良的导师，我应该做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问他，你为什么认为我是善良的。除上帝之外，再也没有善良的。诫律你是知道的，不能杀人，不能奸淫，不能偷窃，不能作假证，不能亏待别人，应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导师，这一切我一直遵循着。耶稣看着他，很喜欢他，对他说，你还缺了一件。去卖掉你所有的财产，将金钱散给穷人，就一定有财富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着我。他听了这番话，就变了脸色，忧虑万分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太多了。

“耶稣环视四周，对门徒说，富人进上帝的国，是多么难哪！门徒不理解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要想倚仗财富进上帝的国，是多么难哪！财主进入上帝的国，甚至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呢。”^②

此外，在耶稣宣传他的人类与上帝合而为一的这个伟大预言中，他批判了那种为虚伪的一味拘泥于形式的宗教的讨价还价式的正义。另有许多记录下来的他的言语，是反对墨守虔诚职业的教规的。“一个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会。他们发现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即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固守古人的遗俗，如果不认真洗手，就不能吃饭。从市上回来，如果不沐浴，也不能吃饭，还有许多别的规矩，他们世代遵守，他们经常擦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照古人的遗俗，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责你们冒充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经上说：

“‘他们以唇舌崇敬我，

心却疏远我。

他们将人的嘱咐当作真理教育人，

^①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六至五十节。

^② 《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至二十五节。



所以拜我也是白费力气。’

你们抛弃了上帝的诫律，固守人的遗传如洗罐洗杯等诸如此类的事。又说，你们这是背弃上帝的旨意，拘守自己的习惯。”^①

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在许多地方对拘于形式者所爱惜的美德——遵守安息日——的貌视。

耶稣所弘扬的并非只是一种道德和社会的改革信念。在许多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教导有一种最明显的政治倾向。他所说的天国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不在王位之上，只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但很明显，不管他的天国在哪里，它在人们的心中占多大的份量，外部的世界就会相应地被改造到多大程度。

虽然愚钝的听众可能遗漏了他的一些言语，但很明显他们领会了他立志改变世界的意念。那些对耶稣提出的疑问和他的回答。使我们可以推断出他还有大量未被记录下来的教义。他对政治率直地抨击，在下面的关于银钱的事情中得到了体现。

“后来他们派了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罗德党人去耶稣那里，打算用他的话诬陷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你对任何人都铁面无私。由于你不看人的外表，只是诚实地传播上帝的真理。交税给恺撒是否合理？我们是否应该纳税？耶稣明白他们的险恶用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考验我？拿一个银币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问，谁的像和号啊？他们说，这是恺撒的。耶稣说，恺撒的东西应当交给恺撒，上帝的东西应当交给上帝。”^②综合这些话和耶稣的另一些教导，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世人或世人的财产应该交给恺撒的是很少的。

迫害耶稣的全部过程，还有他被审判和刑讯的情形，明显地表明他早在那个时代就几乎直截了当地提倡并确实率直地提出了要改变、融合和充实全人类的生活。但是，就连他的信徒也没有领悟到那个倡导的伟大意义。他们被过去犹太人所期盼的王，即有一个弥赛亚来打倒希腊化的希罗德朝和罗马君主，恢复神话中大卫的荣光的梦幻所迷惑。他们无视他的教义的精髓，尽管它是如此的明白和率直。很明显，他们以为他的教导不过是以一种神奇的方式进行的投机事业，是为了登上耶路撒冷的王位。他们认为他不过是那些谋取王位的继承人中的一个，具有半巫术的性质，而且把半巫术的事业视为自己独具的美德。

“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走上前来，对耶稣说，老师，无论我们求你什么，请你替我们做。耶稣问，希望我替你们做什么？他们回答，请把你的荣耀赐予我们，让我们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明白所要求的是什么？我喝水用的杯子，你们能喝吗？我所受过的洗礼，你们

① 《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至九节。

② 《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至九节。

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喝过的杯子，你们也要喝，我受过的洗礼，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能够赐予的。而是为谁准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怨恨雅各和约翰。耶稣将他们叫来，对他们说，你们清楚，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管束他们。但在你们中间不是如此。你们中间，谁想做大，就必须做你们的佣人。在你们中间，谁想做首领，就必做大家的仆人。因为作为上帝之子，并不是要让人服侍，而是要服侍别人，并且要舍出性命，为众人赎罪。”^①

这段话是对那些愿服劳役、忍受苦难而渴望得到报酬的门徒们的令人扫兴的安慰。他们根本不理解为天国服务这个艰难的教义本身就是它最好的报酬。即使在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他们感到极其沮丧失望之后，他们依然迷信他还是处于上古世界的尊贵高雅的氛围当中，不久后他将凭借某种惊世骇俗的奇迹复活并再将次降临这个世界，最终一定会在耶路撒冷以无尚的荣光和慈爱登上他的宝座。他相信他们的一生是一种策略，他的死亡只是一种神奇的手段。

对于他的门徒来说，他大崇高了，他的直率坦诚使所有富有而成功的人都感到了一种对于奇特事物的恐惧，感到他们的世界因他的教导而变得扑忽迷离，这有什么可惊讶的呢？也许祭司们、当权者和富有的人比他的门徒更能理解他。他把他们为社会服务所得的一切私人藏匿物都搜寻出来，置于世界宗教生活的光辉之下。他像一个可怕的道德上的猎人，把人类从他们迄今仍安居其中的洞穴中赶了出来。在他这个天国的炽热火焰中，没有财产，没有特权，没有傲慢，没有优先，没有索求的动机，没有报酬，而只有爱。那些被他的伟大智慧和心灵窒息了的人们，一齐大声地反对他，这有什么可惊讶的呢？即便是他的门徒们也由于他不肯将他们放在这荣光的外面而叫喊了起来。祭司们认识到这个人和他们之间水火不相容，不是他被消灭就是祭司权势的丧失，这有什么可惊讶的呢？罗马士兵被一种远远超出他们的理解水平的东西惊呆了，动摇了他们的固有的道德观念，他们只能在残忍的暴虐所激起的狂笑中求得逃避，给他戴上荆棘的王冠，披上紫红色的长袍，把他装扮成一个假恺撒来嘲讽他，这又有什么令人诧异的呢？因为要想理解他的思想，就必须置身于一种全新的神奇的令人震惊的生活，必须摒弃旧的习俗，压抑本能和冲动，要去品尝一种非同寻常的快乐……

直到今天，我们这些狭隘的心胸仍容纳不下这个加利利人，对这一切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3 统一世界的新宗教

虽然在耶稣的真正教义中有许多东西，对一个富人、祭司、商人或帝国

^① 《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五至四十五节。



官吏,对任何体面的市民来说,在他的生活方式没有完全彻底地改变前,是根本不可能欣然接受的。但是,任何一个得到乔达摩·释迦真传的门徒却绝对没有什么是不能欣然接受的,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一个早期的佛教徒变成一个拿撒勒人;同样,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一个真正领会耶稣思想真谛的门徒去接受佛陀的教义。

另外,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从墨翟这个中国人的作品中摘录下来的一段话,并注意它与“拿撒勒人”的教义是多么相似。墨翟出生于公元前4世纪,那时孔子和老子的学说正在中国广泛流行,这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

“今天,各个国家之间战争不断,各家族之间大搞阴谋,人与人相互算计,国君不贤,臣下不忠,兄不和弟不爱,这是人世间最大的祸害。既然我们认识到了这些,那怎样避免呢?怎样改变这种因仇恨而导致的不和谐的事情呢?……应该以博爱、平等、共同得利之法改变它……。诸侯们若有博爱之心就不会发生战争,各家族的头领若有博爱之心就不会再搞阴谋,每个人都有了博爱之心就不会相互算计,国君有此心则会贤德,臣下有此心就会忠诚,只有有了博爱之心,世间才会出现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爱的和谐局面。我们应该努力追求这样的局面,使世人都具有博爱之心,强者不去凌虐弱者,人多势大的一方不去劫掠人少势弱的一方,富人不欺负穷人,高贵者不鄙视低贱者,聪明的人不欺骗愚钝的人。”^①

这段话很像用政治术语讲出来的拿撒勒人耶稣的教义。墨翟的思想近似于耶稣的天国。

这种本质上的一致是这些伟大的世界宗教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它们从一开始就与祭司、祭坛和庙宇的宗教崇拜完全不同,那些宗教以受到限制的神祇为崇拜对象,从公元前1.5万到公元前600年之间的人类发展的初期发挥过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公元前600年以后出现的这些新的世界宗教,本质上是心灵的和全人类的宗教。它们推翻了所有的为满足自从人类由于惧怕和渴望而组成最初的社会以来的一切需求而出现的五花八门的受限制的神祇。在后面介绍伊斯兰教时,我们将看到全世界一致信仰一个核心教义完全相同的新教义的第三次出现。穆罕默德受基督教义的影响,就曾特别强调过他自己只是一个人,这使他的教导避免了许多失误和不真实。

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伟大的全人类的宗教,在波斯打败巴比伦和罗马帝国分裂时开始了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但这种竞争和对抗是由它们的缺陷,它们的陋习和浮华,他们的语言和文字的差异引起的。我们必须注意的,并不是各种宗教此起彼伏或新旧更替,而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去除了杂质的纯粹真理明显地成了各种宗教共同的真理,人们的心灵,人们的生命和制度,都处于他们所共同遵循的天意的统治之下。在教长英奇的《谵论集》中的一篇中有这么几句:“圣保罗显然理解了很多基督徒所不理解的,即基督

^① 从希尔特(夏德),《中国古代史》第八章。

的福音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最具普遍性和深刻意义的真理。”

虽然已出现了很多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抗的空洞乏味的文章，但直到目前为止，这种对抗还没有被真正确认为是真实存在的。这些世界宗教凭其灵感和洞察力所主张和坚持的，在历史发展到更高级阶段，在科学范围得到更大的扩展时，都会作为一个合情合理和切实可行的事实得到证明，证明人类本来就是一家人，都发自一个共同的根，他们每个人的生命、他们的国家和民族，曾经互相混和并将继续混合下去，最终会在这个无限星空中的小小行星上合成所有人类共同的命运。心理学家现在可以站在传道者身旁向我们许诺，人如果不在丧失自己的生命中找到新的生命，并且约束和引导他本能的冲动和狭隘的情感，就不会有合理的心灵平和，也不会有灵魂中的平和与安宁。人类的历史和个人的宗教经验是息息相关的，对一个近代审视者来说，差不多可以说是同一回事；两者最初都是散乱、盲从和无序的，在摸索中渐渐地发展到有序和有明确目的的宁静和获救。用最简短的一句来概括说，就是共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无论人信仰宗教还是完全否定宗教，都不会超越这条路线。

4 拿撒勒人耶稣之死

公元 30 年，第二个罗马皇帝提比利乌斯执政时，本提乌斯·彼拉多任犹太总督。离逾越节还有一段时间，拿撒勒人耶稣走到了耶路撒冷。或许这是他第一次到耶路撒冷。以前他主要是在加利利，在迦百农附近和周围地区传教。他曾经在迦百农的犹太会堂中讲道。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是他传道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举动，是他几年和平斗争的胜利。在加利利时他就拥有了众多追随者，由于岸上人太多，有时候他不得不在停在加利利湖的船上讲道，因此他的名声在他进入耶路撒冷前已经传遍了犹太国，他每到一地，当地群众都出来迎接他。很明显，他们并不理解他的教义，只是都深信他可以凭借某种合理的魔力推翻旧的秩序。他骑着他的门徒们提供的一头驴进了城。簇拥着他的群众大声呼喊胜利和庆贺之词“和散那”。

他来到了神殿。神殿外的庭院中摆满了兑换商的桌子和出售鸽子供虔诚的朝拜者去放生的摊位。他和他的门徒们把这些宗教寄生虫赶了出去，掀翻了他们的桌子。这大概是他仅有的激烈行动。

后来，他在耶路撒冷传道一星期，被许多崇拜者簇拥着，使想逮捕他的政府当局感到十分棘手。官吏们联合起来反对这个非同一般的好管闲事的人，他的一个门徒犹大，对进入耶路撒冷显然没有得到预期的胜利而大失所望，便去向犹太祭司献计，帮助追捕耶稣。为此他获得了 30 块银币的报酬。大祭司和犹太人或许有很多理由为这个激起满城群众骚动的人而震惊。如：罗马人也许会误解或以此为借口迫害整个犹太民族。因此大祭司该亚



法急于对罗马君主表白忠心,就成了对这个没有武器装备的弥赛亚提起诉讼的领头人,而耶路撒冷的祭司们和正统派的犹太教徒则成了耶稣的最重要的诉讼人。

他怎样在朱西马尼花园被逮捕,怎样接受罗马总督本提乌斯·彼拉多的审讯,以及他怎样受到罗马士兵鞭笞和讥笑并最后被钉死在各各他山的十字架上,都在四福音书中以最崇高最庄重敬意表现出来。

这次革命彻底失败了。耶稣的众门徒一起抛弃了他,被指为耶稣门徒的彼得也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不是他们当初兴致勃勃地来到耶路撒冷时所期待的结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临死前既痛苦又口渴,只有几个妇女和他亲近的朋友目睹了这个情景。在这痛苦的一天将结束时,这位被抛弃的领袖用生命中最后的气力大声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说完就死去了,留下这些回响于千百年的话。对于他的所有信徒来说,这永远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

头脑简单的信徒们免不了会演绎出与神化乔达摩的悟道相似的虚拟的肉体受折磨的单调故事,以渲染这个悲剧的恐怖氛围。据说当时无边的黑暗降临大地,神殿的围幔裂成两半;不过,即使有这些情况出现,当时耶路撒冷人民的看法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一丝一毫的变化。现代人很难相信自然秩序会无缘无故地显示这种毫无意义的征兆。更为恐怖的是,对于被钉在晚霞下的十字架上的那三个人和那几个烦躁和孤独的守卫者,当时的世界显然是毫不关心的。暮色笼罩着各各他山,远处的城市在准备欢庆逾越节;除了那群送丧的人在归来的路上想到拿撒勒人耶稣是否快要死了或者已经死去了以外,再没有什么人关心这件事了。

众门徒的灵魂一时沉到了无边的黑暗之中。没过多久,一些窃窃私语在他们中间传播开来,传述着一些不同的故事,说耶稣的尸首已不在安葬他的坟墓里了,很多人曾看到他仍活着。他们安慰自己,让自己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并已向许多人显现自己已经升上天堂了。有人声称,他们的确看见他的肉体升上了天空,去了上帝那里。很快他们又以为,他不久将再次降临人间,并拥有了判决全人类的无上权力和无限荣光的耶稣将回到人们中间。在这些大出风头和俗世繁华旧梦的再现中,他们忘记了他教给他们的关于上帝天国的那个更重要的教义,那种广阔宏伟的境界。

5 附加于耶稣教导的种种教义

基督教早期的历史,是拿撒勒人耶稣纯正的教义和精神同远不能理解他的人们种种缺陷、夸张和误解之间的斗争史。这些人曾经热爱过耶稣,曾在加利利追随过他,现在他们是他提出的关于人类使命的教义的传播者和护卫者。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显然是一种七拼八凑的毫无条理的记录,但总体而言,这还算是早年的一种比较真实的记载。

拿撒勒人耶稣的追随者们，一开始就陷入了两种思路所造成的巨大混乱之中，其一是耶稣的原始训导，其二则是门徒的误解和阐释。他们在一个时期继续坚持耶稣克制自己的训练；他们共有财富，除了爱之外再没有别的联系。但他们是把信仰建立在进述他的死而复活、升天和将再次降临人间的承诺等等奇迹故事之上的。他们根本不明白舍弃自我就是回报，这本身也就是天国的教义；他们以为那是一种牺牲，当不久之后再次降临成为现实的时候，就会得到报偿，他们就会因此而获得统治权。他们把耶稣同上帝的基督，也就是犹太民族盼望已久的弥赛亚完全等同起来了。他们在先知书中发现了十字架受难的预言——《马太福音》尤其支持这些预言。由于各种希望的复苏，由于多数信徒快乐、纯洁高尚的生活的巨大影响力，拿撒勒人的教义在犹太和叙利亚迅速传播开来。

不久以后，第二位伟大的导师出现了，许多近代的权威作家认为他是基督教的真正奠基人，他就是塔尔苏斯人扫罗，或称保罗。很明显，扫罗是他的犹太名字，保罗是他的罗马名字；他是罗马市民，受过的教育比耶稣多，但智慧却远不如耶稣博大。他也许生于犹太家庭，虽然有些犹太作家不赞成这种说法，但肯定曾经师从于犹太老师。他精通亚历山大城的希腊神学，他使用的文字是希腊文。一些古典学者说他的希腊文并不出色，他并没有使用雅典的希腊文，而是使用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文，而且能自如地使用它。吉尔伯特·默里教授称赞它“很好”。“他深受希腊语派的哲学用语和斯多葛派哲学的影响。他的于这种深奥文字的精通程度令人吃惊。”他在听说拿撒勒人耶稣很久之前就是一个宗教理论家和老师，在《新约全书》故事中，他最初是以拿撒勒人的苛刻的批判者、反对者和激进的迫害者的形象出现的。

本书作者找不到关于保罗在成为耶稣的追随者之前的宗教思想的任何辩论。这些辩论一定表达了他对新观点，即便仅仅作为弃旧从新的凭据，它们一定会表现出他的新教义的倾向。对于伽马列的教义，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人被称为犹太教师，保罗就是拜在他的门下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曾接触到哪些非犹太的教义。他很有可能受到过太阳神教的影响。他所使用的语言很像崇拜太阳神者的语言。所有同时阅读过他的《使徒书》和四福音书的人，都会看到他的思想中掺杂了一种与记载下来的耶稣言论和教义明显不同的想法，即必须有一个牺牲者奉献给上帝作为一种救赎的思想。耶稣所传扬的是人类灵魂的新生，保罗所传扬的则是祭司、神坛和襁解流血的古代宗教。在保罗看来，耶稣是复活节的羊羔，也就是暗白民族各宗教中盛传的洁白无瑕的人性。保罗在拿撒勒人那里影响很大，因为他是带着对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灾难的非常完美的解释来到他们中间的。这对于那桩一度被传得扑忽迷离的事情是一种聪明的解释。

保罗从不曾见过耶稣。他对耶稣及其教义的理解一定是来自耶稣最早门徒的传说。他自然知道很多耶稣的精神和他的灵魂新生的教义，但是他将这个教义改造并扩展成一个神学体系，这是一个非常精妙非常有个性的



体系,它的影响力迄今为止仍主要是理性的。他发现拿撒勒人的信念可以作为一种目标明确的教义和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发现拿撒勒人有一种共同的品质和渴望,因此他将他们慢慢改造成信奉统一信条的基督徒。

读者应该去阅读记载保罗使命和教义的《使徒行传》和《保罗书笈》。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一直在耶路撒冷、安提俄克、雅典、科林斯、埃弗塞斯和罗马各地传道。

他或许去过西班牙。他是怎么死的,我们还不清楚,不过据说他是在尼禄皇帝执政时在罗马被害的。一场大火焚毁了罗马的大部分,于是这个新的教派就被指控为引发大火的祸首。基督教义迅速传播开来,大部分是保罗的功劳而不是除他之外的任何一个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的二十年之中,这个新的宗教已经在罗马好几个行省中广为传播并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即使新的宗教在圣保罗手中已经获得了神学的地位,它依然保留了很多耶稣教导的革命的和本质的东西。它已对私有财产稍稍放宽了限制;它会接受富裕的皈依者而不坚持把他们的财产充为公有,而且圣保罗已不再坚持指责奴隶制度(“奴隶们,要服从你们的主人”),但它仍然义正严辞地反对罗马国家的某些根本制度。它不承认恺撒的神性,甚至在祭坛前表明这种态度,基督徒们坚持不赞成崇敬皇帝,尽管他们会因此而处于危险中。它公开反对格斗表演。他们虽然没有用武器装备起来,但具有消极抵抗的强大威力,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坦率地反对、抨击帝国的政治,尽管没有抨击它的经济。在非基督徒的文献中,我们发现了关于基督教发展情况的说明,当时,不知如何应付的罗马官吏开始频传书信,交换他们对于其他无辜的人民也受到基督教影响这个奇怪问题的意见。

公元初的头两个世纪中基督教的历史,是极其模糊不清的。基督教徒开始遍布世界各地,但对于他们当时的观念或他们的仪式及生活方式,我们知之甚少。他们肯定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固定的信条,无疑,在信仰和教义还没有固定下来的时期,不同地方各有差异。不过无论地方差异如何,每个地方都继承了不少耶稣的精神;即使他们引起了各地的强烈的憎恨和积极的反宣传,但他们受到的非难本身就证明他们一般是友善的。

在这个还没有固定统一的教义的时期,在基督教崇拜和几乎同样为群众热爱并广泛传播的太阳神崇拜,以及塞拉皮斯—埃西斯—荷鲁斯崇拜之间产生了诸神的混和。基督徒将太阳神教的日曜日当作他们的主要崇拜日来取代犹太人的安息日,宗教礼仪中蜡烛的广泛使用,牧人拜主的故事,或许还有当年某些宗派特别强调的关于在基督的“血中受洗”,以及基督是一个流血的牺牲等等的想法和传言。我们必须牢记,钉十字架而死不会比吊死流血更多;说耶稣是人类的流血的牺牲是不准确的说法。就算我们相信他遭受过鞭刑,被戴上了荆冠,肋骨被长矛刺穿,我们依然很难相信“血流成泉”的说法。但是,太阳神教是把现已被完全遗忘的向太阳神献上一条神圣

而善良的公牛的秘密宗教礼仪为核心的，所有太阳神教的神座几乎都有太阳神宰杀这头公牛的雕像，鲜血从牛身上的一个伤口里汹涌地流出来，从血里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太阳神教信徒的确在献祭公牛的血流中沐浴以示“再生”。他们在举行入教仪式时，走到杀牛的架子下，血就喷到他的身上。讲到这里，我们又联想到了原始人在播种时流血献祭的习俗，这种遗俗或许是最初庙宇文明的最基本的宗教思想。

亚历山大城风行的崇拜对于基督教的理论和行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荷鲁斯为例，荷鲁斯一方面是塞拉皮斯的儿子，另一方面又与塞拉皮斯合为一体，基督徒自然会从中为在这里传教的保罗找到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比拟。进而将玛利亚等同于埃西斯，使她上升到半神的地位，也是很合情理的步骤——虽然我们已引用了耶稣对他母亲和兄弟所说的话。自然而然地，基督教似乎潜移默化地采用了当时风行的宗教礼仪。它的神甫效法埃及僧侣削去了头发并且穿上特别的衣袍，因为这似乎才是让神甫引人注目的惟一可行的办法。一种附会导致了另一种附会。耶稣的原始教导几乎完全被这些世俗陋习淹没了。我们已经想象过佛陀乔达摩到西藏，在拉萨目睹自己的偶像受到崇拜而感到的震惊。我们也可以想象一种类似的惊讶，有个真诚的拿撒勒人，曾认识并追随他的满身灰尘疲惫不堪的老师在炎炎烈日下穿过干旱的加利利，突然回到现世，参加了罗马圣彼教堂中的弥撒，听说祭坛上的圣餐正是他的受迫害的老师，他也一定会感到极为震惊。

宗教在世界上并不属于多种具有各不相同的原则的事物，而是一种趋于统一的事物，因此，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各种宗教信仰和同基督教发生联系的所有哲学和宗教思想都不可避免地令基督教，并进行思想方面的交流。早期的拿撒勒人曾将基督与耶稣视为一体，后来保罗又将耶稣的一生赋予了神奇的意义。耶稣曾呼吁男女信徒去从事一项崇高的事业，克制自己，在爱的王国中获得永生。后来的皈依者最可能走的路就是使自己保持理智以尽可能远地离开这个朴实的教义，这个顽固的主张，导致了复杂的思想和礼仪，使他不再理会别的。用鲜血浇遍全身比肃清罪恶的陋习和竞争心理要容易得多，吃圣餐礼的面包、喝葡萄酒并装作已经获救是很容易的，点上几支蜡烛也要比献上一颗心简单得多，削去头发却保留头脑中自私自利的念头也是很简单的做法！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世界上充斥着这种退避哲学和神学著作。这里我们并不是要概括柏拉图主义、诺斯梯教和斐罗教等在亚历山大城为核心的世界上流行的各种教义的特点。但早期的基督徒就是生活这样的世界中的。例如奥里真、伯罗提娜和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就证明了当时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

耶稣声称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不过他很少指明他是什么人或是什么样的人，而只是努力宣扬天国的教导。在保罗和其他耶稣的追随者宣称耶稣是超人并且具备神性时——且不论其对错——他们就将人们带入了一个引起争论的广阔领域。耶稣是上帝，还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